

南洋問題研究叢書之一

馬來亞印象記

周寒梅著

目

錄

幻想成了現實.....

海外通的奇談.....

出國的手續.....

香港一月.....

海上一週.....

星洲一瞥.....

星洲新聞界.....

聯邦鐵路.....

漫步在吉隆坡街頭.....

到檳榔嶼去.....

林連登公館.....

馬來亞印象記.....

目錄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〇 一八 一七 一五 一三 一一 九 六 五 三 一

馬來亞印象記 目錄

二

十二	心在祖國.....	三二
十三	重回吉隆坡.....	二四
十四	一片打倒聲.....	二五
十五	真正的民意.....	二七
十六	也算是國民外交.....	三〇
十七	關於馬來人.....	三二
十八	中華中學.....	三四
十九	海外鴛鴦.....	三六
二十	不斷的理論鬥爭.....	三七
廿一	陣地戰.....	四〇
廿二	到底誰在實踐民主.....	四二
廿三	向前推一步.....	四三

廿四	南僑籌賑總會.....	四五
廿五	關於胡文虎先生.....	四七
廿六	告別新國民日報.....	五〇
廿七	踏進了世外桃源.....	五二
廿八	再到檳城去.....	五四
廿九	外交茶會.....	五六
三〇	大華報誕生了.....	五七
三一	太平洋的怒濤.....	五九
三二	日寇南進了.....	六一
三三	血底教訓.....	六二
三四	星華救濟會、抗敵會.....	六三
三五	馬來亞的沉淪.....	六五

三六 告別大華報.....六七

三七 飛到了巴達維亞.....六七

三八 荒落的小村莊.....七〇

三九 強盜島.....七二

四十 跑進了佛教之國.....七三

四一 仰光巡禮.....七六

四二 國難財.....七八

四三 敵人在緬甸.....八〇

四四 到瓦城去.....八二

四五 找不到戰時跡象.....八四

四六 晤見烏喬.....八五

四七 緬京大轟炸.....八六

四八	避暑勝地——眉苗·····	八八
四九	到了臘戌·····	九〇
五十	訪問甘軍長·····	九一
五一	組織南僑疏散總會·····	九三
五二	災地放賑·····	九五
五三	重見國門·····	九六
後	記·····	九九

四八	避暑勝地——眉苗·····	八八
四九	到了臘戌·····	九〇
五十	訪問甘軍長·····	九一
五一	組織南僑疏散總會·····	九三
五二	災地放賑·····	九五
五三	重見國門·····	九六
後	記·····	九九

一 幻想成了現實

體大會看見馬來半島的變遷，又劃定了領土，紀念國同慶。

在南太平洋的一羣島嶼中，有一個叫做馬來半島，它在近百年中，名震了全世界。

在第一次歐戰中，馬來半島是協約國最豐富的寶藏之一，樹膠和錫，都是現代戰爭中主要的軍火原料，所以位居在馬來半島上的各民族人士，曾因之而面圍圍作富家翁，這名震全世界的馬來半島，也就更爲全世界人士嚮羨而神往的一個所在。

馬來半島在表面上是英國的殖民地，實際上它與中國的關係實在太深刻了！中國僑民，佔了全華島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一九四一年日寇未侵佔馬來亞之前的十年中間，江浙人士更在馬華的金融界與文化界中，佔據了很優越的重要地位。可惜我國尙缺乏精確的統計數字，但據作者估計，閩粵二省人士爲馬華僑胞匯款而生活的，至少在二分之一左右。在我國抗戰爆發以後，馬來亞僑胞的籌賑捐款，竟成了我國救濟款項中的重要靠山——蔣夫人語，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明白這馬來半島與我國的關係是怎樣的密切了！

不必諱言，英國把馬來半島作爲他們的殖民地，掌握了全馬來亞的政治實權，這是他們政府努

力的結果，而我國僑胞在馬來亞掌握了強有力的經濟勢力，却是僑胞們百年來筭路盤纏，披荆斬棘，自動奮鬥的成績。他們沒有獲得政府有力的後援，他們祇是拿自己的血汗去經營培植出來的。在日寇未被動南進前，日本軍閥無恥的高喊：「南洋是日本的生命線」，它的根據祇是日本軍閥妄欲誘吞世界底野心一部份的暴露而已，當然談不到任何理由的。

筆者於一九三五年參加上海舉行的第三次全國運動大會的時候，曾看見馬來僑領胡文號先生率領了馬來代表在運動場上遊行，他們穿了金邊的衣服，雄糾糾底挺着胸，每一位男女運動員底棕色的皮膚，告訴人們他們是從熱帶上來的，使我對於馬來亞發生了無限興趣，很希望有一個機會能到他們僑居的異國地帶去實際觀察他們的生活情況，可是，在那時也沒有想到會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在我的社會線索中，簡直找不出與馬來亞有絲毫關係。

然而這不可能的幻想，也並沒有根本絕滅，因為上海南京路上「陳嘉庚樹膠公司」之雄偉建立，又忽然宣告破產，這對於我彷彿是一個很有趣而極神祕的刺戟，因此，直到後來在第三次全國運動大會看見馬來亞的運動選手時，又喚起了這值得追念的回憶。

抗戰改變了時間和空間，我剛踏入中年，便開始了長征，在祖國萬里行才告結束，另一個機會

却使我實現了青年時代認為不可能實現的幻想，而竟然可以到馬來亞去了！這，我不能不感謝現在中央黨部祕書長吳鐵城先生，因為這是他指派我去的，同時也不能不感謝現任中央常務委員潘公展先生和中央設計局祕書長王雪艇先生，因為作者辭去國內中宣部的職務，是他們兩位把我批准的。作者在馬來亞勾留了整整一年又二個月的時光，這短促的時間遭逢了馬來亞空前的偉大時代——日寇武力南進，目睹了馬來亞各民族人士在戰前的一切活動，戰時的一切奮鬥，雖然所獲得的僅是一點印象，然而這印象的時代背景，却是怎樣的慘酷，莊嚴，而偉大！這本小冊子，一方面想把這偉大的時代背景，留下一點痕跡，同時也是作者對淪陷在日寇鉄蹄下的僑胞，刻劃一點血淚相和的懷念紀錄！

二 海外通們的奇談

當我決定到馬來亞去以後，聽到了不少國內海外通們對於馬來亞的各種評述。

他們說：「馬來亞的僑胞，不是廣東人，便是福建人，那裏通行的是廣東話和福建話，江浙人到那裏去首先會感到「言語不通」的痛苦」。

他們說：「馬來亞氣候特別炎熱，過慣溫帶生活的人們到熱帶去，沒有不生病的。受不住這氣候而回國的，每年不知有多少人」。

他們說：「馬來亞幫派主義的色彩非常濃厚，江浙人到那裏去工作，勢必要受到排擠。那時客居異國，舉目無親，情況是夠淒涼的」。

他們知道我去的目的是爲了辦報，因此又警告底說：「南洋的報紙與國內不同，往往一位總編輯，要兼任編輯，兼任校對，甚至要到排字局裏去排字」。

總之，一切稀奇古怪的傳說，會充塞了你的耳鼓，使你感覺到南洋去是「此路不通」。

這許多國內海外通們的儻論是否事實呢？且待下文分曉。當時我給他們這許多善意的忠告，却是微笑底說：「那我祇好做一個獅子兼獅子的旅行者了！」

最奇怪的倒不是國內海外通們的忠告，而是到了馬來亞以後的許多海外底海外通們的傳說。

他們說：「這裏在若干年以前，氣候炙熱得像蒸籠一樣，每天不知要死亡多少人。」

「那麼現在怎麼不如此呢？」

「聽說太陽裏多了幾點黑點，氣候轉變了。」他們還是很嚴肅的答覆我。

諸如此類的笑話，在我剛到馬來亞二個月中，不知碰到了多少回。

「耳聞不如目見」：這句中國的老教訓，到了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還是適用的。

三 出國的手續

現在馬來亞已淪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馬來亞的政治形態究將怎樣，誰也不能事前肯定，那麼作者追記一點在英國殖民地時代的赴馬手續，不會沒有意義的吧！

我受聘的報館是新加坡新國民日報館，因此，我在本國外交部領到了出國護照以後，便到英國駐滬領事館去請求簽字。

那位英領事把我護照看了以後，對我說：「讓我打電報給新加坡當地政府，如果他們回電准許入口，我便簽字。」

當時我付了二百元的電報費，約定一星期後再去聽回音。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又出現在英國駐滬領事館的辦公室裏。

那位英領事把我留在他那裏的護照找了出來，簽了字，貼了英國的印花，當我付清了印花費後

，他站起來和我祝嘯。簽證的手續總算完了。

當我搭機到了香港，滿以為買船票是不成問題的，誰知道外國郵船到星加坡去的艙位，早已預定一空，而向中國旅行社去詢問，却說：「到星洲去是有老客與新客之分，新客每星期總共不得超過三十名，因為現在是戰時啊！」

我那時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歐戰爆發已二年，且寇武力南進的聲浪，正響澈雲霄。英美忙着撤退僑民，而馬來亞也怕華僑去的太多，來了一個戰時限制入口條例。

在香港整整等候了一個月。

經過了輾轉介紹，花了三百二十元港幣，總算買到了一張貨船上頭等艙的黑市票。據說不是用這種購票的方法，那麼休想到星加坡去呢。

四 香港一月

當飛機在九龍飛機場上停下來的时候，經過了簡單的檢查行李的手續以後，我踏上了一輛的士，車子在光滑的柏油路上疾馳，整齊而綠色的街燈，一排排向後倒退，使我想到現代都市的建設，

與市民的福利關係，實在太大了！

記得貴州省政府主席吳鼎昌先生曾發表過一篇政論，他說中國的都市建設不必學習外國，首先注意於道路，電燈與自來水三者，因為我們距離這文明水準實在太遠了。與其不可能建築美好的柏油路，不如把縣境內的大小道路，先行築通；與其不可能開辦電炬齊明的電燈廠，不如叫市民們致力於有用的輕工業建設，與其不可能設立自來水公司，不如先把縣境內的溝渠整修。（大意如此手顫惜無原書，不克徵引。）言之未嘗不頭頭是道，然而據作者周遊南洋的經驗，外國人不論開闢那一塊荒土，他們首先的建設工作，便是路，燈與水三項。道路建築好以後，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便能暢行無阻，電燈廠設立了，電話，電報，無線電，也跟着不成問題了；自來水公司設立了，居民的衛生問題也解決了大半。他們以高度的建設物質文明的手腕，大刀闊斧向現代文明邁進，征服自然界。而在我們這個國度裏的少數人，却固執在「順序漸進」的四個字上，而不知「通權達變」，「迎頭趕上」。

到香港的第二天晚上，香港政府正舉行防空大演習。

全市在一片黑暗之中，家家戶戶的電燈，加上了防空罩，黑越越的但見人影幢幢。電車與公共

汽車也加上了藍色或黑色的防空罩，還是在街上疾馳。向在不夜之城裏過慣高度享樂生活的老爺少爺太太小姐們，有的躲進了舞場或電影院去消磨這「討厭的日子」，有的却站在洋台上欣賞着天空中難得看見的「奇景」。

天空中有數十百條探照燈光，縱橫交錯地在活動着，牠們在偵查「敵機」，經過了一小時以後，有數十條探照燈光集中在三架「敵機」的機身上，「敵機」照常前進，數十條燈光也緊緊跟隨着，毫不放鬆。

這是防空演習，作者也沒料到自己在一年以後，居然在星加坡會目睹真正戰爭時與這演習同一情景的空中奇景。敵機確確實實地進入新加坡市空了，數十條探照燈光也確確實實地把牠們抓住了，可是敵機安然前進，高射砲火也並沒有損喪牠們秋毫，當敵機照預定目標丟完炸彈以後，才飄然而去。探照煤停熄，高射砲休息，警報總算解除了！

消極防空祇能防止敵機低飛投彈，積極防空才能抵抗敵機進擊，這結論到現在應該成爲婦孺皆知的常識了吧？然而當時在香港看防空演習的人們，誰不驚嘆數十百條探照燈光的強有力呢？

日寇南進，在當時香港人們看來，簡直是一個不必研究的問題。「日本打中國還打不了，談得

到與英德作戰嗎？」於是一切的人們照常忙亂着他們認為應該忙亂的問題，不管是到格羅斯打嗎茶也好，到皇后大戲院去看電影也好。最正經的人們，是今天到兌換店裏去買進法幣三萬，明天看了行市又改進了花旗票五千。

離開了重慶到香港，好像踏進了一個花花世界，皇后大道上的摩登仕女，摩肩接踵，金龍，銀龍等茶館，燈紅酒綠，打情罵俏。我在香港一個月，儘管時間像奔流般的過去，却一無所得。只聽見朋友們告訴我：「胡愈之先生到南洋去了！沒有護照，混在工人羣裏出國的」。

這種情形，離開日寇佔領香港，祇不過一年多一點的時光吧了！

五 海上一週

我和莊心在兄梁華炎兄同行的。

心在兄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身材矮小而活潑，他在故鄉有「才子」之目。華炎兄是一位廣東人，曾在美國留學，得博士頭銜，我們三人一船同行，都到馬來亞報界去服務，因此，一星期的海上生活，倒頗不岑寂。

那條貨船約有四千噸重，裝了各式各樣的貨物，有的裝到馬來亞，有的裝到仰光，以便經滇緬

路而送往我國內地，我們常對這許多不同前程的貨品，發生了許多奇怪的幻想。

讀英文報，談海故事，研討各種人生問題，變成了我們三人日常的課題。

在一片茫茫無際的海洋中，倘看見一隻大鷹飛來，我們便會歡喜得發狂，因為那時靠近我們這條船的，必然有一個島嶼，雖然這島嶼我們的船也並不會親近它的。

當海水平靜得像處女一般時，縱然傍晚沒有彩霞，黑夜沒有月光，也美麗得像一首詩篇，我們坐在甲板的藤椅上，悄悄地欣賞着這靜的美，誰也不願說半句話，來破壞這詩情畫意。當海水咆哮起來的時候，像無數猛獅走獸包圍了我們這條脆弱無告的孤船似的，波濤像山峯般的壁立，海嘯像獅吼般的可怕，那時我們躺在船艙裏，有的沉醉在書本中，有的沉浸在幻想裏，也有不幸的人們，却暈船起來了！

海對於我是具有最濃厚興趣的人，當一九三八年秋由上海到香港，再由香港到海防，這是我生命史中第一次親近了海，那麼這回由香港到新加坡去，是第二次親近了值得歌頌留戀的海洋了。記得在第一次由香港到海防時，我曾寫信給友人說：「這回海行，使我明白了投海自殺者底胸懷的潔